

## 第貳章 回憶山難

### 一、前言

人都有回憶，不管是回味再三的回憶，或是不堪回首的回憶。童年的回憶、學生時代的回憶、第一次戀情的回憶、為人父母的回憶、生離死別的回憶……人只要願意，按下回憶的帶子，種種畫面便如泉湧般的展現！

過去的種種回憶似乎都聯繫著現在，甚至影響著現在。我們喜歡的食物菜色、我們追求的另一伴類型、幫小孩子取名字的經驗等，其實都延續著過去的回憶。當然，過去的回憶是多如繁星，並非每一個過去經驗都為我們所記住，都影響著我們。其實，我們能記住的和我們所遺忘的可能是一樣多，甚至遺忘的多於記住的。於是，有時候我們實在分不清呈現在腦海裡的，到底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，還是聽說的？也難怪塞斯會說：過去可以重組！<sup>1</sup>我們解釋目前的情況時，常常抓取某些過去來解釋。例如您今天爬山時身心狀況很好，您可能會說：沒錯，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；如果您今天爬山時狀況很差，您也會說：的確，我昨天吃壞肚子了。妙就妙在您昨天睡的很好和吃壞肚子都是事實，可是依據現在的狀況，人們卻會有選擇性的捕捉某些過去來解釋現在。所以，過去雖然是已經發生的，無法改變的事實，可是真正的情況卻是人們常常在改變過去，以符合現在！

不過，當我打算將自己的山難故事當成論文的主要內容，而回憶式的撰寫它時，卻驚訝於它的歷歷在目，雖然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（我寫這篇回憶山難時值民國九十二年），感覺上卻像昨天才發生一般！或許瀕臨死亡的回憶經驗和一般生活內容的回憶是很不相同的。我不需要抓取需要的部分，我也不需要去重組它來符合現在。相反的，當時發生的許多內容，一直到多年後的今天，我才看出它的意義。回憶會牽涉到真實性的問題，我如何向別人證明這些回憶是“真”的？這的確是個棘手的問題，我只能盡量用照片、相關的文獻資料（報紙）來重現。

---

<sup>1</sup> 「…由我所說的話，應該很明顯的看出來，未來或過去都不是事先決定的。從你懸著的現在一經驗之平台上，你改變過去與未來兩者，而那個改變、那個行動引起了你切身的感覺生命之點。」Jane Roberts 著，王季慶譯，*未知的真相*（台北：方智出版，民 83），97。

記得師大運動競技系蔡禎雄教授在某些場合介紹我時，最後總不忘加上一個標記，他會說這小子發生過山難，“死無去”！或許學歷史的比較容易察覺重大事件對人一生的影響，有時我會想：山難改變了我什麼？這個問題也是許多朋友曾經問過我的問題。我試著在此先講結論，細節會在故事內容裡詳細呈現。借用王邦雄在「人間道」一書裡的講法，山難讓我的「價值道」被掏空，而開啓了「實現道」之路！<sup>2</sup>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死亡逼近時，人的希望、想法皆無法存在（如果今天晚上你的大限已至，你如何去想到明天的種種呢？），因此看見了平時自己無法察覺的價值觀，同時也可以說重組了自己的價值順序（例如想哭就讓它哭，而不會卡在男兒有淚不輕彈的既有價值觀）。另外一點其實和許多大難不死的人一樣，對於人存在的意義有了一層新體驗。因而對於精神世界或形上世界更感興趣，甚至可以說因為此特殊經驗間接的促成此論文的寫作！

回憶山難，驚歎當時第六天下山時的身心毅力！人們為何喜歡看「挑戰大自然的節目」？我想答案就如同愛打籃球的人喜歡看 NBA 的競技；喜歡打網球的人沉醉在四大公開賽；喜歡跳舞的人融入於舞團的表演……我們從別人的身體印象，連結到某一種存在現實社會中的「身體圖像」。此身體圖像提供我們鄉愁似的釋懷，在欣賞的移情作用中，彷彿我們的身體變成了彼社會身體——可以幾天幾夜不睡覺、可以灌籃、可以發出時速二百公里以上的「愛司球」、可以透過身體訴說著喜怒哀樂。特別是當現在的我已三十七歲，為眩暈症所困擾，體力大不如前的情況下。回想當時的神勇表現，只能稱為「Amazing」！

## 山難故事背景說明

時間：民 77 年 8 月 18 日——民 77 年 8 月 23 日。

---

<sup>2</sup>「…所以道是有三方面的，但是一定要講到第三方面。社會科學講到第二個方面，第一方面則是自然科學講的，自然科學永遠是研究事實的，它研究生理學，研究生物學，研究物理學，它研究的就是一個事實的人，生理學不是研究事實的人嗎？解剖學、生物學也是，人也是生物呀，所以它是研究事實的人，或事實的世界。社會科學就研究到價值，社會學、經濟學、政治學、法律學，都在研究人的社會組織，研究人的價值。第三個是人文科學，人文科學在開發（我們不說研究，而是開發）**實現的道，價值根源的道**。王邦雄，*人間道*（台北：漢藝色研出版，1991）8-47）

地點：花蓮玉里林道（筆者一行人的行程，是縱走中央山脈南三段，南三段接上馬博橫段後，選擇從東邊下山，出口為玉里林道）。

人員：小仙女，本名李世平，師大歷史系 73 級校友。

阿玉嫂，本名陳燕玉，師大歷史系 73 級校友，小仙女的老婆。

青蛙，本名石明宗，山難的主角。

### 第一天(民 77 年 8 月 18 日)：

早上從喀西帕南山鞍部拔營，沿續昨天彷彿奔馳於高速公路的速度，快馬加鞭的往 38K 工寮前進，只要在中午左右到的了工寮，那麼，今天就可以順利下山。算算在山上已待了 13 天了，比預定日期慢了 2 天，今天已經是山難期限的最後一天，「一定要下山！」他和小仙女夫婦心理皆這麼想。

### 分散的原因：

經歷過十三天的山上生活，三個人的體力已經大打折扣，尤其是小仙女的老婆，處境更是艱難。最後這一、二天，因為已超過預定期限，只能吃預備糧。有一天的午餐三個人只吃了一罐“鮪魚罐頭”，在喀西帕南鞍部紮營的那個晚上，三個人的晚餐是一鍋綠豆湯，還因為白天爬得太累了，煮著煮著他和阿玉嫂都等到睡著了。所以下山這一天（18 日），雖然心情愉悅，但是身體已經很疲憊了。早上拔營後，近午時分終於看見 38K 工寮，三個人精神為之一振，算算行程，今天晚上終於可以回到文明世界了！和連日來的默契一樣，他走在前頭，小仙女夫婦走在後面，前後差距約五十公尺的速度走在林道上，興奮的往山下前進。

大約走了不到一個小時，他遇見了一處崩壁，有一個大如房間的石頭擋在路上。他爬上石頭後發現前面的林道並無大礙，於是，越過了崩壁，繼續往前行。走著走著約莫過了半個小時，他看見左側有另一條林道，恰好此時林道路上出現了一群台灣獼猴。他

---

是第一次如此近距離的和獼猴相遇，有幾隻在兩旁的樹上搖動樹枝，口中發出“吱吱”聲，似乎在向他警告；猴王則豎起尾巴，露出鮮紅的屁股，在他前方數公尺處來回踱步…。他一方面驚奇於這群猴子的示威活動，一方面心想：幫牠們照張像也不錯，還可以停下來休息等候小仙女夫婦的到來。於是，拿出了像機幫猴子照相。約默過了半小時了吧，他忽然意識到為何小仙女夫婦還未出現？繼而一想，或許阿玉嫂真的太累了，所以走的很慢吧。可是，等啊等啊又過了十幾分鐘，他愈等愈覺得不對，不應該還沒到的，他的心理嘀咕著，一股不安的感覺油然而起，於是他決定回去找他們。

往回走是上坡，可是擋不住心理的焦慮，他是愈走愈快。同時，拿出攜帶的哨子，約莫十分鐘便吹一次。汗水、喘息聲、警哨聲在這傍晚時分，幽靜的玉里林道，更顯出不祥的預兆。回到了崩壁處，他大口喘氣著，四處張望，半個人影也沒有。經過他們三個最後見面的地方，沒有、還是沒有人。他把最後的希望放在 38K 工寮，他心理盤算著或許阿玉嫂人不舒服，所以退回 38K 工寮，明天才要下山。天色漸漸暗了，著急、焦慮的他不休息的一路快步走回工寮，遠遠的，當他看見工寮時，便大喊幾聲，沒有回應。到了工寮門口，打開門，幽暗的房間只看見有個簡陋的神桌，上頭還插著二根白蠟燭，他快速的到各房間搜尋了一遍，只看見很久以前伐木工人留下的一些衣物、棉被，伴著臭霉味，小仙女夫婦呢？他失望地、無力地頹坐在工寮門口，百思不解為何他們不見了？中午時候，三人走在下山的林道上，還興致高昂的輪流訴說著下山後要吃大餐，以及回台北後的慶祝活動，怎麼現在卻不見蹤影了呢？於是，他翻出行程紀錄和台灣高山導遊圖，把南三段和馬博橫斷連接處仔細再研究，並沒有特殊的路線和紀錄。在高度還有二千公尺以上的深山裡，這座工寮透露著幾分神祕與怪異，隨著夜幕籠罩，他一個人坐在 38K 工寮門口，心理就像即將來臨的黑夜，蒙上著一層黑色薄幕。忐忑不安的心情，伴隨著焦急、疑惑、憂慮、恐懼，雖然百般不願，不過，從爬山開始便聽過無數次的傳說—“山難”，這個傳說中的字眼，如今卻真實的降臨到他身上。他告訴自己：我發生山難了！

### 一個人過夜

38K 工寮雖然不小，有正廳、廚房以及睡覺用的通舖，是典型的山屋設計。不過，

由於伐木工作早在十幾年前便已停止，這座工寮也隨之荒廢已久，不少隔間木板脫落，冷風便長驅而入；廚房的儲水槽也空空的，沒有一滴水。通舖因為太空曠了，隱然藏有未知的恐懼，所以他選了靠正廳旁的一間小房間，三面都有木板隔間，只有靠走道那一面可以進出，雖然只能睡二個人的大小，感覺上卻比較安全。可是，畢竟還是處於深山，沒有電燈，到了晚上六、七點，你會有一股錯覺以為是半夜了，真的像山友常形容的——“暍抹天更”（半夜醒來，睜著雙眼，無法入睡，等到天亮的意思）。他以前從來沒有一個人山上過夜，那天晚上簡直是一場考驗。平常不以為意的動物聲，令人陶醉的松濤聲，此時在夜梟淒厲的叫聲下，彷彿化為一股未知的恐懼，徘徊在門外；奇萊山成功堡的靈異傳說、雪山魔女、小時候聽過的各種鬼故事，很自動的一一來報到。總覺得有腳步聲在房間外走動，卻又不敢去一探究竟，只好手上握著山刀，以防萬一。折騰了半天，還是睡不著，他只好打開隨身聽聽一些音樂，感覺好了許多。繼而想到還需要利用隨身聽聽氣象、聽新聞，萬一電池沒電了怎麼辦？只好把它關掉！再度回到猿猴聲、松濤聲、夜梟聲、腳步聲的漫漫長夜，那一夜真的很長！

## 第二天(8月19日)：

### 理性判斷後的選擇

昨夜對他來說是一個無法入睡的夜晚，一個從來沒有過的經驗。不時的須要去面對心理的恐懼，不時的他腦中盤旋著小仙女夫婦的下落，到底怎麼一回事？他們為什麼憑空消失了呢？反覆的思緒令他輾轉無法入眠。另外一個揮之不去的心情就是山難的事實，總覺得山難是傳說中的故事，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，如今它降臨到自己身上，彷彿像一場夢，令人無法接受它的真實性。

漫長的夜晚終於過去了，山上的早晨總是顯得清新、有朝氣與希望。可是，他可沒什麼心情享受，再度攤開地圖與行程紀錄，希望經過一晚的休息，昨天緊張、焦慮的大腦可以清醒一點，繼而找出原因與下山之路。果然，他發現了昨天未注意到的一點，也就是導遊圖上從 38K 工寮連到 25K 玉林橋的路線是斷掉的。此發現不禁令他的心情隨之一陣悸動，如果地圖是正確的，那就代表昨天剛從馬博橫斷接到林道時，他們三個走

錯了方向，亦即不能直接往下坡的林道走（通向深山），而是應該先上坡繞個 O 字形路段，之後再下坡接到玉林橋。爲了更審慎起見，他又詳細的閱讀了攜帶的行程紀錄，看看前人出了馬博橫斷後是怎麼下山的。只是，行程紀錄並未提到先下坡還事先上坡，只約略提到出了馬博橫斷，接上林道，接著便跳到玉林橋部份，記錄裡有提到所需時間，卻沒有提到如何走法。

這一個發現讓他心頭又往下一沉，如果是這樣，那麼三個人人都走錯路了，他的體能狀況還不錯，阿玉嫂呢，她怎麼辦？不過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先顧好自己了。於是，他走進工寮收拾裝備，打算從林道的另一頭下山！

### 出發前的“遺跡”

出發前，約莫早上七、八點，他習慣性的“種芋仔”（上野外廁所）；繼而覺得飢腸轆轆，於是拿出一個檸檬，削完皮後，和著山泉水，囫圇吞下去，倒也覺得甘甜爽口。並且留了一張字條，用小塑膠袋封起來，內容大概描述他往哪個方向出發，並且註明出發的時間。一切就緒後，便往林道的另一頭出發了。

### 抵達另一處大工寮，芒草淹沒路徑，心知不妙

往林道的另一端出發後，由於是上坡，他走的得點辛苦。還好，大約二個小時後，經過最高點，林道便開始往下，走起來也輕快多了。到了中午，他抵達了另一處大工寮，和 38K 工寮比起來，雖然有點破舊，不過有水也有可以睡覺的通舖，只是，他怎麼判斷、查閱資料，就是不曉得這第二座工寮到底位在何處？

於是，他略事休息，喝過水後，便繼續前進。只是，才走了約十分鐘，他便覺得不對勁。照理講，玉里林道是通往馬博橫斷的路徑，馬博橫斷因爲有幾座百岳，所以，造訪的山友一年四季都有，路徑應該很明顯！然而，擺在他眼前的卻是一叢又一叢的芒草，長得比人還高，不僅淹沒了林道，還有高矮不一的荆棘類植物，加深了行走的困難度。他嘗試了一陣子之後，越想越不對，身上也被刮傷了好幾處，只好又退回第二座工寮處，悵然的頹坐在地上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### 實行前人的叮嚀：待在原地 等待救援

原本以爲昨天下山的路是錯的，於是繞道而行，沒想到這邊的路徑根本不像爬百岳

的路。回去 38K 工寮嗎？回去是上坡的路，體力會消耗更大，況且他已經留了字條，山友們應該可以找到此處。就在徘徊於往前或退後，分不清所在何處時，他想起了前人的叮嚀：如果發生了山難，切記要留在原地，等待救援！這個叮嚀如同電光火石，敲醒了他的腦袋。的確，他告訴自己：來回折衝只會讓體力消耗的更快，我有睡袋、帳篷、羽毛衣，待在這個工寮的水源和睡覺都不會是問題，還是記取前人的經驗教訓吧。殊不知，這麼一待，才真正開始了山難的日子！（當時，他如果又折回 38K 工寮處，翌日就可以獲救了）

### **吃發霉剩飯配大蒜，檢打火機起爐火**

決定待在原地等待救援後，他便卸下裝備，巡視第二座工寮有何物資。當他走到廚房時，竟然發現有一鍋發霉的剩飯，雖然表層已是五顏六色的黴菌，可是對一位已經多天未曾吃到米飯的台灣人而言，仍是一大誘惑，也不管它到底放多久了，把表層刮掉後，他便幸福的享用起來。雖然只有約一碗的量，卻也令他吃的津津有味。不過，爲了怕吃壞肚子，他順道拿出二顆大蒜配著吃，倒也別有一番風味。後來，他又在床底下檢到一個打火機，宛如上帝賜予的珍貴禮物。因爲，雖然他還有一包綠豆、幾包紫菜湯和玉米濃湯，可是，原本他攜帶的二個打火機，因爲小仙女夫婦皆抽煙，借來借去的結果，二個打火機全都到他們夫婦倆身上了，他身上是一個也沒有。如今有這個打火機，他不僅可以起火，也可以煮東西來吃，太好了！他心裡大叫著。

只是，他撿到的打火機，只剩一點點汽油。於是，他眼明手快的起了爐火，當他看見熊熊的火焰燃燒著時，簡直就像 Tom Hanks 主演的「浩劫餘生」電影情節，不禁手舞足蹈，感動的都快流眼淚了。於是，他心裡盤算著：現在有火了，晚上再煮個綠豆，雖然沒有糖，總比發霉飯好多了。這麼一來，撐個幾天一定沒問題了…想著想著，心情也就沒那麼難過了！

### **爐火熄滅了，象徵苦難的開始？**

到了晚上，雖然外頭依然充斥著各種動物的聲音，因爲有火，他心裡頭的感受便大大的不一樣了。火，總是給人溫暖又有希望的感覺。望著爐火，想起家人、想起小仙女夫婦、想起山社的山難組，救援的人應該已經出動了吧？他心裡這麼想，眼皮也越來越

沉重了。

### 第三天（8月20日）

昨夜，8月19日，山難的第二個晚上。或許是前一晚沒有睡好的緣故，或許是爐火使人好眠，昨夜，他睡得很熟。可是，最糟糕的事情也發生了，那就是爐火熄滅了。當黎明的曙光照進工寮裡，他驚醒的趕到灰燼旁邊，只發覺已經冰涼的灰燼；想要使用打火機再度起火，打火機卻已沒有油了！懊惱、悔恨、生氣、嘆息…雜亂的心情紛至沓來，“太大意了！太不應該了！”他不停的責怪自己。望著爐火旁的那包綠豆，可是怎麼看也無法順眼了。

#### 找尋野生植物，發現救命恩人：玉山懸枸子

不得已，爲了咕嚕嚕叫著的肚子著想，只能收拾起悔恨的心情，出外找東西吃。他邊觀察著工寮附近有哪些野生植物，一邊回憶著曾學過的野外求生知識：蘑菇有些不能吃，附近一下子也沒看見有蘑菇；劍竹筍的嫩芽不錯吃，或許工寮所在地是向陽面，有成堆的芒草，卻看不到劍竹。芒草，忽然間，他記起芒草的根部也有嫩芽部分，於是他趕緊往芒草叢裡尋找，果然有幾根剛冒出地面的嫩芽，二話不說拔起來就咬。味道有點苦澀、很有草的味道，不過，吃了幾根以後，很難有飽足的感覺。

再走了幾步路，他的眼睛爲之一亮，在林道的兩側，八月天，無數的野草莓（黃色的，學名稱爲“玉山懸枸子”；紅色的稱爲“紅梅薊”）在朝陽的照耀下，一顆顆顯的那麼晶瑩剔透，令人垂涎欲滴。他好像發現寶藏一般的喜悅，兒時大夥吃野草莓的經驗，更讓他可以放心享用。當時，林道兩旁幾乎都是野草莓，或許是季節剛好，或許是久無人跡，每顆都是又大又甜（說它大，其實也只有指甲般大小）。送入滿口的野草莓後，再呼嚕呼嚕灌它幾口山泉水，好幾天來，他第一次有飽的感覺，真爽！他當時也發誓下山後，一定要查出野草莓的正式名稱，好好感謝這個救命恩人。

#### 尋找出路，收聽廣播

勉強吃飽後，他回到工寮，心理盤算著即使無法煮綠豆來吃，靠這些野草莓撐個二三天應該也沒問題，發現了食物來源後，心理也跟著放鬆了不少。只是，要一個人心甘

情願的待在原地等待救援，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。就好像許多國中小老師都知道的道理，處罰學生很有效的一招是讓學生什麼都無法做。於是，他在工寮附近判圖、找路，甚至爬上附近的大樹，爲了取得更佳的視野，以瞭解所處何地。平心而論，第二座工寮附近的景色算是蠻優美的。工寮座落在一突出的山腰平地，遠方有層層的山巒，還可以看到一個百米高的瀑布傾瀉而下；視野開闊、山澗聲、松濤聲，要不是處在山難，這座工寮倒是避暑、度假的好所在！

中午時分，他打開隨身聽收聽廣播，看看是否有報導他山難的新聞。聽到“人”的聲音，讓他備感親切，沒有他的新聞，卻又讓他失望不已。

### 遇到想吃他的黃鼠狼

昨天晚上雖然一覺好眠，事實上卻發生了一件有點恐怖的事。夜裡當他睡著後，在某個片刻，他忽然覺得脖子有一處濕濕的、熱熱的，好像有人在對著脖子吹熱氣。猛一驚醒，動了一下身子，發覺有一團黑影迅速離去，木板也吱吱丫丫的跟著響起。他的心臟撲通撲通跳著，心裡想：這是什麼鬼東西？或許是經歷過昨夜的獨處考驗，今天晚上他已經適應夜裡動物的奏鳴曲，心境不一樣時，同樣的外物竟可以帶來截然不同的感受。可是，這一團黑影卻再度打亂他的心境，只得手上握著山刀，輾轉翻著身子，等待黎明的到來。

早上醒來，他反覆的推敲昨夜的黑影究竟是何物？動作很快、身影不是很大、腳步聲很急促…他的結論是一黃鼠狼！從小到大，他未曾看過鬼，所以不覺得是靈異事件；山上的野生動物令他擔心的其實只有“狗熊”，學名爲“台灣黑熊”。可是，從那團黑影移動的速度及腳步聲判斷起來，應該不是黑熊，因爲黑熊的移動速度沒那麼快。

做了這一番判斷之後，他的臉上浮現了一絲詭異的笑容。因爲他清楚的記得有一年去爬玉山，曾看過原住民如何設陷阱捕捉黃鼠狼，也依稀記得抓到黃鼠狼後，如何火烤、去皮、剖腹、變成一道美食！思緒至此，他趕緊起身到工寮附近搜索一番，果真有幾個架好的陷阱，從此，每天早上巡視陷阱，也就成爲他例行的活動與期待。

### 晚上的作夢大餐

飢餓，真的可以讓女孩子出賣靈魂，也可以讓人喪志！在生理基本需求無法滿足的

嚴酷處境下，人的尊嚴與矜持顯得異常薄弱而遙遠。雖然有野草莓可以果腹，可是他好懷念“肉”的味道。他嘗試做彈弓，因為有很多野鳥，只可惜工寮附近都是“頁岩”，無法當“子彈”使用；他知道黃鼠狼想要吃他，然而他也渴望吃黃鼠狼。這輩子，他從來沒有這麼餓過，昨天那幾口發霉飯，顯然已消耗殆盡；他嘗試拿出“紫菜湯包”，用冰冷的山泉水沖泡，喝了一口馬上吐出來！不信你可以試試看；不得已，他只好拿出“玉米濃湯包”，把它倒出來，撿拾其中的小玉米粒來吃。背包理剩下的最貴重食物就是一瓶鐵罐裝的“奶油”，刮起一片奶油、喝下一口“礦泉水”，嚼感像極了輪胎，而這卻是他山難這幾天以來最豐盛的大餐。

於是乎，作夢似乎變成他最享受的時光。住在第二座工寮的這幾天，他大約下午三四點便躺在床上，一來是無事可做，二來是避免不必要的體力浪費。不過，還有一個更吸引他的原因，那就是作夢吃大餐！在夢中吃大餐，那個感覺就和你實際吃東西一樣的真实，醒著時非常餓，睡覺作夢時卻是飽足的美好感覺。每天晚上，只要一睡覺便開始作夢，而且一定是夢見吃東西。師大夜市的花枝炒麵、生煎包；成都川菜的合菜；人人好的海產；鬥牛士的牛排；國中便當裡媽媽的煎蛋；甚至小學時的營養午餐…一幕幕、一道又一道的美食輪番出現。晚上的睡眠時間也就成爲作夢吃大餐的美好時光了！

#### 第四天（8月21日）

就他的記憶裡，第四天是最難過的一天。有點像“撞牆期”，雖然逐漸適應山難一個人的日子，算算時間，也是獲救最有可能的一天。可是，不曉得上帝懷著什麼目的，第四天是讓他感覺到希望破滅的一天！

#### 四處尋找出路

雖然工寮的日子可以撐下去，每天吃完草莓早餐後，他還是拿起山刀，背著小背包，四處去探路。這一天，走著走著，在林道的左側有一條小徑，不大明顯，難怪前幾天皆未察覺。他有點興奮，一溜煙似的便往下走。約默過了十幾分鐘，另一座工寮赫然出現眼前。“這倒底是什麼地方”？他心理納悶著。查閱地圖和行程已經讓他越來越迷惑，他實在搞不清自己所處的位置了。除了發現此座新工寮（規模比第一和第二座工寮皆

小)，令他高興的是，從此座新工寮往下走的林道，極為平緩可行，更重要的是沒有芒草，像極了爬百岳時經過的林道路況。於是乎，一場天人交戰就此展開！

他往山下走了約半個小時，很順利，沒有什麼大的阻礙。此時他心裡產生了強烈的拉鋸戰：一個他想要直接下山去，山上行走的速度一般來講，大約一個小時四公里，第三座工寮離山下約 30K，也就是花大約七小時，他就可以走到山下，脫離山難而獲救了！這個想法的確強烈的吸引著他；另一個他卻一直踩煞車，理性的分析覺得，萬一今天還是無法走到山下，沒有睡袋、帳棚，晚上極可能會失溫，太冒險了。就這樣，二個“他”拉扯了一陣子，最後，也不知為何，還是往回走。下坡半個小時，上坡通常需要一倍的時間，快回到工寮時，他邊喘邊慶幸著，還好剛才沒有衝動的往山下走，因為光是這一個小時的行程，已經讓他感到很虛脫了！

### 壯大膽子照鏡子

第二座工寮的門口處，掛了一個破鏡子，剛到這個工寮時，他便發現了。不過，它不是一個完整的鏡子，而是只剩一半、有裂痕的圓形鏡子。從剛看見這面鏡子起，他便很想照照鏡子，打從八月五日上山爬南三段，一直到發生山難的今天，已經有 16 天未曾照過鏡子了，他實在很好奇自己變成什麼德行。只是，山上的種種靈異傳說太多了，使得他一直不敢去照鏡子。

今天，探路回來後，他意識到自己已經不是那個背著吉他走南二段、邊跑五千公尺邊唱山歌、可以一路從八通關小屋跑到東埔的“壯丁”，而是走個五分鐘便要停下來喘氣的“肉腳”。不管那麼多了，他大步的往鏡前一站，“怎麼差那麼多”？他心裡嘀咕著。兩邊臉頰凹陷、鬍子一叢，倒是二個眼睛炯炯有神，“怎麼差那麼多”，他邊唸著邊坐下來，順手丈量起大腿，“哇塞”！二個大拇指竟然碰在一起（平時，二個拇指相距約五公分）。這一個發現的確讓他相當吃驚，沒想到飢餓竟然讓他消瘦的這麼快！

### 悲從心來，潸潸落淚

終於，他忍不住的放聲嚎濤大哭起來。壓力、驚嚇、害怕、恐懼、憂心…如同陣雨般，快速的匯聚成淚水奪眶而出！忽然很想念媽媽，此時的他脆弱的像個小男孩，渴望媽媽的呵護；難免地責怪起山社的酒肉朋友，竟然放他一個人在此受苦受難；不時的還

咒罵起上帝，質問祂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？從小到大，他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脅。小時候雖然曾經撞破頭皮，大量失血縫了八針。那時，卻不感覺害怕，因為躺在醫院時，看見媽媽陪伴在身旁，便覺得很放心，只有痛的感覺。這一次，枯坐在這個工寮等待救援，一天又一天的過去，一個希望跟著一個失望，“為什麼還不來”？“為什麼等不到救難人員”？回想起早上探路時喘氣的樣子、端視著萎縮的大腿，此時的他睜開著矇矓的淚眼，環顧死寂的四周，他真實的感受到死亡正一步一步的接近，“難道這裡竟是我的葬身之地”？他喃喃自語著。這種感覺真不好，他寧願一下子就死去，也不要遇上這種折磨式的死法，很囉唆、很不乾脆。

### 想寫遺言又怕成真

死亡，對一個 21 歲的年輕人而言，似乎太早了一點。當時他心裡也這麼想，“我才 21 歲，還沒娶老婆，我不想死”！一股強烈的求生意志支持著他。所以，即使感覺到死亡這個巨獸正慢慢的吞噬著他；雖然已經過了希望期，而進入絕望期，他還是撐著不敢寫遺書。理由很簡單，因為怕寫了成真。

他倒是寫了幾封信給他的好朋友，一封是給高中同學兼球友，綽號叫猴子。因為他和猴子曾有約定，將來若各生個兒子，還要讓他們單挑（他和猴子常常單挑籃球，不分上下）。信中告訴猴子，此項約定或許不一定能實現了；另一封是寫給“無緣的”（教育系的一個女孩子，短暫的認識，是他心儀的對象），表達出對她的思念，以及受困的心情，希冀能有機會下山，再續前緣。雖然寫了好幾封信，可是就是不敢寫「遺書」！

### 啊！還好有聲音

坐在工寮門口丈量大腿時，他忽然意識到從和小仙女夫婦分散以來，他從沒有開口講過話。思緒至此，趕緊開口叫了一聲：啊！還好有聲音。對他來說，山難的六天五夜時光，就像一個啞巴，只出聲講了一個字。其餘時間，聲音僅出現在腦海裡，即使有對話，也是在腦海中進行。這輩子，他還未曾一整天都不說話，何況是六天？很不好受，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經歷。<sup>3</sup>

<sup>3</sup>雖然當時他被迫如此，事隔多年後，當他參加了一次大專學生靜坐體驗營（他已經到師大體育系任教，以教師的身分參加），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斷食、禁語、獨處…皆是靜坐修行的重要方法。舉例而言，人要

## 鑽木起火看到煙

從昨天下午，他便想辦法要鑽木起火。因為想起熱騰騰的綠豆湯，實在是太誘人了。於是，他找到了一根小手臂粗，看起來很乾的樹枝，用山刀打了一個洞；再找到了一根小指般大小的細樹枝，用山刀削尖了一端，放到預備的木材洞裡，便開始靠手掌磨擦起來。磨了半天，不要說火，連煙都看不到。於是他到附近草叢堆裡，找了一些枯的乾草，將其捏碎後放入柴洞裡，心想多了助燃物，應該會奏效吧？撐了十幾分鐘，磨到手臂僵硬，手掌都快燒起來了，木材卻是依然如故。哇哩咧~xxx，○○○，他忍不住幹礁起來。

今天下午，憑著現代人的智慧不可以輸給遠古北京人的信念，他再度嘗試鑽木起火。他挖空心思的苦想哪裡出了差錯？如何改善？於是，他換了木材，也許昨天的乾木材不容易燃燒；他從工寮的床底下找到了破棉被，拔出一些看起來很輕、很乾的棉絮，取代昨天的乾草。最令他興奮的是在床底下發現了一瓶酒瓶，瓶裡還有一些類似高粱酒的液體，摸起來涼涼的，顯示是酒精類，揮發性不錯，這個發現使他更具信心！

萬事具備後，他坐在工寮門口，開始賣力的工作起來，想到溫暖的火及可口的綠豆湯，拚死也要給它鑽出火來。一開始，他試著只放棉絮，不加酒精，轉了十幾分鐘，仍然沒什麼斬獲；休息片刻後，他把酒精加進去，磨呀轉呀，不顧手臂的酸痛，持續的磨轉下去。過沒多久，“煙”！他看到煙！有煙冒出來了！汗水一滴一滴的從他的臉頰滑落，心臟撲通撲通的跳著，太好了！他心理叫喊著。想到煙代表的就是火即將出現，雖然手臂彷彿又回到高中拔河比賽完時的樣子，一比一平手後，加賽一場依然平手，拔完第四場時兩手臂已經都不聽話了的“麻木不仁”；加上這幾天的營養不良，說實在的，連續摩擦半小時是件需要動用到意志力的活兒。看著一縷輕煙扶搖而上，他咬著牙，把吃奶的氣力都使出來了…。

---

看見自己的思緒是需要練習的，因為思緒實在太快了。看見思緒就如同看見電影的真面目，電影其實是一格一格的畫面組合而成，人的思緒亦如是。問題是未經過類似禁語的練習，人們不容易察覺自己的思緒。（這些瞭解對運動及生活的影響在本論文中會有更詳盡的說明，“苦難”有時候是上帝賜予人類的珍貴禮物，只是，這一份洞察的智慧，是需要繳“學費”的！）

失望固然令人惋惜，眼睜睜的看著希望從眼前消逝，那叫做絕望！奮鬥了一個多小時後，他絕望的攤在工寮門口，只感到身心俱疲。那種累比跑五千公尺，比登上玉山都還累，雖然只幹活了一個多小時。他很不甘願的在記事簿上記錄著：北京人發明了火，我是個現代人，難道我的智力竟然比不上原始人？後來他曾試圖用相機的透鏡，利用太陽來取火。不過，因為那台相機是朋友的，價值一、二萬而作罷。

### 黃鼠狼變成他的好朋友

住進第二座工寮後的每天晚上，那隻黃鼠狼總會準時的來報到。入夜後，天色只要轉暗，沒多久就會聽到隔壁通舖傳來一些聲響，再變成輕碎的腳步聲靠近他睡覺的小房間。經過第一夜的驚嚇後，他轉而期盼黃鼠狼的到來，因為不是只有黃鼠狼對他有興趣，他更是覬覦這道山中美味。於是，他聞風不動的躺在床上，小心的聽著黃鼠狼的腳步聲，俟判斷出牠已接近身旁時，便猛然用山刀一砍，“咚”的一聲，繼而聽到快速的腳步聲，黃鼠狼倉皇離去，消失在黑夜裡。“可惜，沒砍到！”他心裡惋惜著。

這樣的情景，一個晚上總要發生個三、四次。他不得不佩服牠的契而不捨，*也許不只一隻吧！*他心裡想。到了後來，他知道要抓到黃鼠狼是不大可能了，但是，黃鼠狼每晚仍準時的來報到。於是乎，每次黃鼠狼靠近時，他索性只將山刀敲二下，黃鼠狼便會沒命的逃走。在山上一個人，他好想有個伴，卻遇不到任何人。久而久之，黃鼠狼似乎變成他的朋友，每天晚上總要“寒暄”幾回，他倒也樂於有這樣的新朋友，陪他度過山難的冰冷夜晚。

### 第五天（8月22日）

#### 刻版書，寫下對生命的看法

“要怎麼說生命呢？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，就那麼淡淡的一絲，自然是最終的方式。”山上獨處的日子，真的很特別，特別到令人受不了。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寢，沒有電視、報紙；沒有冰箱、可樂；沒有人會打電話找你、也不用煩惱未接的行動電話；到了吃飯時間、沒東西吃；喝咖啡、吃宵夜，一概沒有；更慘的是，沒有人可以講話、所有的心情自己消化…難怪山難會死人，其實人並不是那麼容易死，只是要人們什麼事

都不做，在原地枯等，這種等待會令人發瘋、會令人喪失理智、會讓人覺得生不如死！

4

爲了度過無聊時光，他變得慢條斯理的做任何事，反正趕也沒有好處。慢慢的穿好鞋子，散步到林道吃早餐、很有耐心的挑大顆的野草莓吃；看樹、看雲、聽大自然音樂，這輩子從沒這麼閒情逸致過。即使放慢節奏做任合事，還是覺得時間太多。於是，住在第二座工寮白天的時光裡，他用寫毛筆字的方式和速度開始計錄此次南三段的行程，並且也寫些感想和信件，藉著“刻版書”，他總算沒發瘋。

### 覺得自己死了一半

照往例，早晨起床後，他會踱步到林道吃早餐。今天他走著走著才發現工寮附近的野草莓都被他吃完了，不得已，他只好走到遠一點的林道處找草莓吃。還好，路程雖遠了點，草莓依然不缺，他也就高興的大快朵頤了。回程時，他忽然覺得工寮好遠，實際上不會超過五百公尺，可是他走走停停，總覺得今天的工寮特別遠。

“已經第五天了！”他腦海中盤算著。覺得不大尋常，師大山社以前也發生過山難，這次爬山也有留下行程計畫和山難期限於社辦，蔡田（本名蔡榮作，師大體育系 78 級校友，目前任教於台南女中）是我們的留守人，他們不可能不來救我的。儘管他非常肯定師大山社的登山體制，然而，已經是第五天了，事實上他依然被困在深山裡的工寮。被迫的，他認真的思考了一個問題：如果搜救人員一直沒來，我要怎麼辦？

*我要繼續留在原地嗎？還是要沿著新路闖下去？或者切下溪谷，沿溪前進？說實在的，他拿不定主意。唯一知道的是，他還不想死！想到此，他繼續問自己：如果我選擇留在原地等待救援，照目前的情況，我還可以撐多久？照這樣只吃野草莓和奶油，我還可以活多久呢？*回想他已經凹陷的臉頰、瘦如小腿般的大腿，再想到今天走回工寮時遙遠的感覺，客觀的說，他覺得自己已經死了一半！現在的他還可以行走，如果再等下去，當搜救人員找到他時，場面應該是躺在床上而無法動彈了。

---

<sup>4</sup> Gottlieb Klopstock(1724-1803)曾說過：

「...are you afraid of death? “Oh, not of that! Of what are you afraid? “Of dying.”」Walter Kaufmann  
*Existentialism, Religion and Death* (Ameridian Book 1976) .

## 希望被掏空

「希望」本質上是一種想法，想法需要人活著來支撐；當人瀕臨死亡時，想法會逐漸的失去基礎，連帶的希望也逐漸被掏空了！

從小到大，他未曾這麼接近、這麼認真的對待死亡，和死亡相處。第一次對死的印象，是小學三年級“阿媽”去世時，看見姑媽們一個個哭跪著進家門，他著實有股異樣的感覺。只是，當送葬隊伍繞經村莊時，他還跟路邊的小學同學扮鬼臉，並無特別憂傷的感受。同一年，他在玩耍時，撞破了頭皮，哥哥拿著衛生紙蓋住傷口，沒多久，衛生紙像極了紅色染布，整包衛生紙都快用完了。他依稀記得當大人叫車子要送他去醫院時，他看見自己的手指甲都變成紫色了。即使頭上縫了八針，頭形變成像“泰國芭樂”（台灣賣的泰國芭樂，通常環繞著一層白色網狀的保護膜）般的可笑，他並沒有死的感覺，只覺得手術時很痛，手術完後長的很醜。

這一次，沒有人去世，也沒有人受傷。可是，他卻強烈的感受到死亡的存在與威脅！當他回憶完阿媽的去世和自己受傷的經驗後，他感覺到彷彿跌入絕望的深淵，所有的希望都被掏空了。為什麼？他想著千百種“如果”：如果下山後，我要做什麼？於是他開始紀錄他下山後想做的事情。他要去吃牛肉麵、萬華龍山寺附近的水果冰、打一場籃球、跟媽媽說對不起、追一個漂亮的女孩子…紀錄到一半，他寫不下去了。因為每產生一個想法，這個想法馬上被絕望淹沒；每當一個希望出現，繼而一想自己可能會死，那些希望便被死亡所吞噬。這個窘境是他頭一遭遇到，阿媽去世時，他想著隔天要玩什麼；變成泰國芭樂後，他想著拆完線後要做的事情；這一次，下山後，他想要…，卻絕望的發現，沒有啦！他無法想像未來，他沒有辦法有希望，所有的希望都被掏空了。。

## 向上帝求救

嚴格講起來，他沒有什麼宗教信仰。家裡就像傳統的台灣人，供奉著祖先牌位，初一十五他也會跟著媽媽拜拜，遵循著佛教徒的一些“禮數”。可是，小時後他也曾跟著爸爸到天主教教堂參加聖誕節，因為總有許多新奇的遊戲和好吃的東西在那裡，甚至，他也曾讓神父受洗過。至今，他仍記得天主教徒在胸前劃十字時，口中應誦唸著「神父、

---

弟子…阿們」。所以，在他雲林縣斗南老家裡便出現一幅奇特的景象，客廳裡同時有祖先牌位和耶穌基督的十字架。

山難第五天，他感受到自己的脆弱與無助，他需要上帝的支持與庇護。於是，他真誠的跪下來，對著蒼天口中念著：上帝、佛祖、觀世音菩薩、阿拉…我不曉得要請你／妳們之中的誰來幫忙我，可是，我真的需要你／妳們的幫忙，因為我發生山難了。已經五天了，沒得吃，沒有人來救我，我不曉得有沒有辦法繼續撐下去…只要你／妳們能幫助我下山，我一定會儘我所能的做功德，以回饋你／妳們的協助。

典型的台灣式祈禱，因為他只會這個模式。或許是還年輕（21歲），他無法去深思上帝存不存在的問題；或許是太大的災難，他需要非人間的力量幫助。總之，他真誠的祈禱了，也許下了承諾。其他的只好靠天意了！

### 對著廣播咒罵

山難的日子，他每天都有收聽廣播，那是中午十二點的中廣新聞。只是，為了節省電池，他一天只聽一次，而且只有短暫的新聞時間，雖然他很想聽聽其他的節目。

這一天，他按時的收聽廣播，前面的幾條新聞，如今已不記得。當播報員繼續念著：本台消息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生…，聽到此，他像踩到蛇一般，倏地坐直身子，全身神經繃緊，豎起耳朵緊張的聽下去：本台消息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生xxx，經證實罹患AIDS，校方已做出請其退學的措施。

“哇哩咧◎◎◎，※※※，什麼跟什麼”，他心裡咒罵著。碰巧他知道那個人，因為他的室友參加話劇社，那個人正是話劇社的一員。每天期待的新聞，終於聽到師範大學這幾個令人心跳加速的字眼時，結局還是擦身而過，怎不令人頹喪無力呢？

## 第六天

### 無法解釋的行動

早上起床，照例穿上登山鞋信步去吃早餐。回到工寮後，他做了一件至今仍令他無法解釋的行動——收拾裝備，下山！這是他每天想做，卻又不敢去做的事情，山難的第六天早上九點左右，他做了此輩子最大的賭注。

## 留下訊息

他曾考慮輕裝下山，把睡袋、帳篷等重裝備留在工寮，因為擔心自己的體力無法負荷。但是，另外一個想法覺得，既然沒有把握一天能下到山下，還是帶著重裝備比較妥當。出發前他寫了一張便條紙，用塑膠袋封起來。主要內容除了告知出發時的方向時間外，他還寫著：這一步不曉得是生還是死？不過至少有一半的機會，上帝祝福我吧！因為他意識到再等下去可能是死路一條，趁著還有走動的能力，跟它賭吧！

## 循著獸徑匍匐前進，展開砍路之旅

決定下山後，他從第四天發現的新路往山下前進，走了約一個小時，路況不錯，令他倍感希望。只是，好景不常，接下來的林道又是密密麻麻的芒草叢，佔據了整個林道，各種荆棘充斥其中。一開始他用山刀開路，沒多久之後，便覺得太累了，芒草，似乎與他為敵，又高又密，彷彿無休無止的夢魘。不得已，他已經累得砍不動了，為了繼續前進，只好跪下來，用爬的。覺得哪裡較寬敞，便往那裡匍匐前進。爬了一陣子，還蠻管用的，因為芒草叢裡其實有不少獸徑，雖然看起來很卑微，到了這地步，也不管那麼多了。

## 過斷崖的驚險畫面

獲救後，他才得知原來他走下山的林道，已荒廢了十幾年，難怪他下山時遇到了不少崩壁。林道通常沿著山腰開鑿，只要遇到瀑布，便很容易行成崩壁。下山的途中，他除了須對抗頑強的芒草之外，也遇到了幾處崩壁，其中有一個令他一輩子也忘不了。

過斷崖最好用繩子確保，他只有一個人，也沒有繩子，所以只能做“徒手攀岩”。好在發生山難前，他有幾次攀岩的經驗，他知道要面向岩壁，不要背對岩壁；他也知道“三點不動一點動”的攀爬原則，只是，望著腳下數百公尺的斷崖，仍然不免令他頭皮發麻，倒抽了幾口氣。這一個斷崖約莫十五公尺長，以他平常的身手約五分鐘即可通過。他爬了幾步後發覺帶著山刀行動很不方便，於是退回至較寬敞處，想把山刀先丟到斷崖對面林道處，過了斷崖後再繼續砍路用。打定主意後，他順勢一丟，腦中浮現大二時參加校運標槍比賽，丟出四十八公尺時標槍飛翔在空中、槍尾旋轉著的美麗畫面，那一擲真漂亮。然而，發生在眼前的事實是，山刀從身體前方二、三公尺處直線墜落至數百公

尺深的溪谷裡，望著山刀消逝的黑影，他整個人愣在那裡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。

### 無語問蒼天

無止境的芒草，一處又一處的斷崖，加上八月天的盛暑，他汗流浹背的緩緩前進。如果是下坡路，靠著慣性作用，他還可以跌跌撞撞的往下走；每當遇到高繞路段，往上爬時，即使是一小步對他而言，都顯得很吃力、很艱難，需要靠兩手支撐大腿，用力壓才能上升。至今，他仍清楚的記得，爲了通過某一處斷崖，高繞至一平地後，他攤在芒草堆上，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：*爲什麼？爲什麼？爲什麼上帝你要如此對待我？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，需要受到這種懲罰？*淚水、汗水模糊了眼前的世界，全身又臭、又痛、又癢，芒草外的蒼天，他已經精疲力盡，累得沒有力氣質問祂了！

### 奇特的身體消失經驗

有時候，運動時會出現所謂的“高峰經驗”（Peak Experience），運動員產生了某些知覺變化，例如時間變慢或棒球變大等。在他下山的途中，可以說已經把他自己推向身心的極限，靠著意志力，靠著光泉果汁牛奶意像的神奇力量，他奮力的踽踽獨行。餓了六天，他有點驚訝自己還能行走，可是他也很懷疑能不能撐完接近 30K 的林道？酷熱、喘氣、冒著水滴的光泉果汁牛奶，他的大腦已經無法思考過去或想像未來，只存在果汁牛奶的圖像。於是他經歷了一種特別的身體經驗，**全身上下只有肩膀和大腿有感覺，其他部位彷彿消失不見了。**肩膀因爲背著大背包，而感到痠痛不已；大腿因爲走路的關係，持續的感到疼痛。這個感受很奇怪，這就像一個人被攔腰切成兩半，上半身和下半身是分開的，可是這個身體卻能繼續走動。你能想像從下到上依序是：兩隻腿、兩個肩膀和一瓶光泉果汁牛奶在走路的樣子嗎？

### 上帝開了他一個大玩笑

過了中午，離開第二座工寮已經過了四個小時，萬一今天無法走到山下，他也回不去工寮，只能搭帳篷睡了。玉林橋呢？地圖上顯示林道應該會先接到 25K 的玉林橋，爲何還沒到呢？

就在疑惑之中，他走到了一個岔口。*咦！這個叉路怎麼有點熟悉？*他心理納悶著。*這個叉路，這個岔路不就是遇到猴子的地方嗎？*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又吃驚、又生氣，

○○○※※※，他忍不住罵出髒話來。搞什麼東西，他竟然回到 18 日下山時遇到猴子，等小仙女夫婦的地方。原來是地圖畫錯，讓他做出了錯誤的判斷，其實從 38K 工寮處，不管往南或往北，兩個方向是會合的。也就是說，後來的五天都是不必要的等待！

他真的不曉得如何形容當時的心情，第一天下山時走的路其實就是正確的路，那這五天在山上做啥？*就當它是上帝開的玩笑吧*，他無奈的這麼想。<sup>5</sup>雖然無奈，可是他卻非常高興，他高興今天很有可能就可以走下山，結束山難的日子。

**聽到聲音，看到人，終於獲救了！**

離開岔路後，他的心情飛揚著，太扯了、也太好了。隨著心境的轉換，腳步的速度也變快了。大約下午三點左右，他彷彿聽到人的聲音。“人的聲音”，這個他盼了六天的聲音！可是，他不大確定是真的有人，還是幻想的，因為從早上到此刻，他已經行走超過六個小時了。繼續往前走，林相已經不大一樣，松林減少了，逐漸出現大片大片的草坡，林道也變成環繞著山腰的之字路。轉了一個彎，迎面出現了一個人，他的意識還來不及告訴他，真的遇到人了。那個人約中年年紀，他並不認識那個人。結果那個人看他一身的登山裝備，好奇的問他說：*你也是來搜救石明宗的嗎？有沒有什麼進展？*他一下子不曉得怎麼回答，卻看到有另外幾個人往這邊走來，就在他打算告訴那個不認識的人，他就是他們要搜救的石明宗，此時一群人之中有一個人用手指指著他，半餉說不出話來，大約有十秒鐘那麼久。他沒好氣的心理想：*你這個笨建豪（建豪是山社的學弟），連我你都認不出來。*過了十秒之後，他終於聽到建豪迸出如雷的“青蛙”（青蛙是他的外號）兩個字，其他的人也跟著轉過頭來，發出震耳的歡呼聲：找到了！找到了！我們找到青蛙了！於是，他們趕緊用向軍中借來的無線電，聯絡山下搜救中心，告知這個好消息。

---

<sup>5</sup>可以這麼說，發生山難頂多第三天他便可以被找到了。可是，為何拖到第六天呢？獲救後他和師大登山社的社員聊起搜救經過，當他知道 20 日搜救隊伍便有二名成員推進到 38K 工寮處時，他很好奇的問：「你們難道沒有看見我留下的字條和“遺物”嗎」？其中二名成員聳聳肩、不大好意思的說：「到了 38K 工寮時，由於快天黑了，工寮看起來有點可怕，我們就在遠處喊一喊，沒有聽到回應，於是就折回去了。所以，我們未曾爬上工寮的門口一探究竟，也沒有進到工寮內巡視一番」。他聽到此，也只能感嘆造化弄人啊！

## 讓瀑布沖掉渾身的汗臭與疲憊

他們帶著他走到 25K 玉林橋處，山社的手足趕緊泡了葡萄糖水給他喝。他忍不住坐在路邊哭泣起來，終於獲救了，終於看到人了，幾天以來懸著的心情終於可以放下，他哭了，他是為高興而哭泣。玉林橋雖已沖毀，仍可見殘缺的橋墩，以及散落的石板。他走到瀑布下，讓清涼的山泉沖走滿身的異味與疲憊，邊梳洗他邊想到，這就是玉林橋——18 日預定紮營的地方，隔了五天後，我終於來到玉林橋了！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，他把髒衣服奮力的丟向山谷，彷彿把連日來的委屈、心酸與疲憊一併丟棄，這個感覺太好了！

### 看著迎面跑來的小仙女，嘴巴卻大罵三字經

梳洗完畢，剛換上清爽的短褲、T-short，便看見小仙女遠遠的從山坳的另一頭，興奮的跑過來，邊跑邊高舉握著拳頭的右手，笑容堆滿在整個臉上。他看著小仙女——這個登山的前輩，卻指著他破口大罵。他不是真的想罵他，因為小仙女夫婦是一對很特別的夫妻，在山上也很照顧他。他罵的是造化弄人，他罵的是無謂的擔心與憂慮，因為當他獲救時，他已獲知小仙女夫婦 19 日就下山了。因為地圖有誤，因為上帝開的玩笑，讓他五天以來一直為自己、也替小仙女夫婦擔心！待見到小仙女，二個人抱在一起，彷彿失散多年的兄弟，久久無法釋懷。二個人沒有說很多話，那是男人和男人之間的一種默契。

## 坐著鐵牛車，唱著山歌下山

跟著搜救人員走到 19K 臨時成立的搜救中心，他受到英雄式的歡迎。看見了二哥，從小一起打棒球、打籃球的兄長；他也看見了山社更多的好朋友，像家人似的好朋友。令他驚訝的是有不少其他民間山岳協會的山友，自願的跑來協助搜救工作，見到這些俠義人士，真令他感動不已！由於從山下到 19K 仍可以通行，不過需要四輪傳動的車子才行。夕陽西下時，一群人浩浩蕩蕩的乘坐一台“鐵牛車”下山，沿路一首又一首的山歌回響在山林之間，大夥非常快樂。雖然蠻累的，不過，他的內心也是充滿幸福與快樂。就是這種情同手足的感覺，讓他進了山社，讓他的大學生活更形豐富。更重要的，從現在開始，他不再是一個人了，回到人群、回到山下，有時竟是這般的美妙！

---

## 擁抱爸爸，面對記者

鐵牛車巔巔簸簸的下到玉里市中平派出所，爸爸、姐姐、更多的山友和一群記者已經守候多時，一看見他出現，閃光燈便閃個不停。他走到爸爸旁邊，心理有點愧疚，捅出了這麼大的糗子，真怕會受到責備。沒想到他爸爸只輕輕的說了一句：*嗯，這下子你可以出一本書了！*偉哉，老爸！當時他心理真是佩服老爸佩服的不得了。也因此留下了一張父子相擁的照片，並且出現在隔天的報紙上。隨後，記者們問了一些問題，大多圍繞在：你為什麼走失了？一個人在山上怎麼過日子？沒東西吃怎麼辦？…他實在有點累了，而且，他更想做的事情是和山社好友聊聊。當其中一個記者（一起坐鐵牛車下來的）知道他在山上有寫一些日誌，詢問他是否願意交給報社刊登，他略表歉意的表示興趣不大。（沒想到事隔多年後的今天，撰寫成了博士論文，還是應驗了老爸的玩笑話）

## 佳餚的考驗，肚大如西瓜

獲救的當天晚上，爸爸發揮了感激豪爽的心情，設宴款待所有參與搜救的人士，席開十二桌，百餘人齊聚一堂，場面相當熱鬧。令他不解的是，當時的花蓮教育局局長以及若干地方士紳，皆出席了此次聚餐。師大山社手足俱樂部、師大山社、桃園山岳協會、東部山難救援協會……他實在很好奇怎麼有那麼多人？原先他以爲只有師大山社的學生及手足，沒想到竟然有許多熱心的山友主動來幫忙。當然，有些是要花錢的，老爸有聘請“山青”（當地的原住民）幫忙搜救，搜救人員的糧食補給，以及最後這一頓大餐，前前後後大約花了二十幾萬台幣。

面對擺滿整桌的佳餚，他可是瞪大眼睛、猛嚥口水。在山上每天晚上作夢的大餐，如今已經真實的呈現眼前，每一道菜都是那麼誘人，十足的色香味俱全，他恨不得趕快開動，好好的大快朵頤一番。誰知道一個看起來頗有威嚴的中年原住民，走過來對他說：*老弟，你只能喝喝流質的東西，你不可以吃東西喔！*他半信半疑的看著他，於是原住民解釋給他聽。根據他們救過人的經驗，多天未進食後，腸胃會萎縮，這時如果吃太多，腸胃無法消化，會很麻煩。既然是這樣，他只好強忍著咕咕叫的腸胃，整個聚餐只喝了一杯水蜜桃汁、二片小黃瓜、和半碗稀飯，真令他失望。

晚宴結束後，夜宿當地的旅社，預定隔天再回老家。18天的山上生活，一下子他似

乎不大習慣睡彈簧床，顯的太軟了，不舒服。那一夜，他折騰到半夜二、三點仍無法入睡，主要原因是肚大如西瓜，肚子像裝了一顆籃球在裡面，仰臥、俯臥、側躺都不舒服。這時，他才相信那個原住民講的話是對的，想不到這麼厲害。還好當時有聽他的話，沒有吃太多。

## 回家了

乘著莒光號，離開花蓮，望著天上的烏雲，他慶幸還好山難這幾天是好天氣，如果是下雨天，他真懷疑下場會如何？經過台北，一路回到斗南。聽說師大山社的夥伴幫他準備了一個大蛋糕，慶祝重生，他無法和他們見面，感覺有點可惜。主要原因是因為台灣的民間習俗，他需要先回家拜拜。

看見媽媽，情況便大不相同了。媽媽基於愛護之心，撻下了狠話，揚言他如果再去爬山，將打斷他的雙腿。他是老么，聽見媽媽這麼說，他哪敢說什麼！後來家鄉父老告訴他，在他出事後的第四天，有請神來問他的下落。他們請的是“齊天大聖”，俗稱“大聖爺”，因為家裡有供奉大聖爺的神像。神（乩童）說：沒事，不用擔心…他，很餓、很餓。於是，他們準備了豐盛的三牲四果，重重的酬謝了一番。

經過謝神的儀式，和兄弟姐妹以及家鄉父老寒暄，簡述山難的大概，他真的回到家、重回人群了！當晚睡在鋼筋水泥且溫暖的房子裡，不用再去擔心狗熊、下雨、寒冷，以及那顆放不下的心。躺在溫暖的被窩裡，入睡前朦朧的告訴自己：結束了，終於結束了！偶然間想起工寮的黃鼠狼朋友，只想對牠說：謝謝你的相伴，希望你在山上過的快樂！